周法高

1398．[glyph]

a [glyph] 水　沈子簋‹1391›

b [glyph] ‹4317›同簋

c [glyph] 匕 姬鼎‹2990›

[glyph] ‹2209›啟尊

唐蘭曰「水讀為準，說文和釋名都說『水，準也』，白虎通『水之為言準也』」（古文字研究第二輯五三－五四頁，論周昭王時代的青銅器銘刻上編二五沈子也簋「也唯福用水心」‹1391›）

周法高曰「兩考四六頁・吉金文錄卷三頁三五・双選卷上之三頁二均釋為「用水气霝命」，斷代・通考以「用水霝令」為句，唐氏斷

句獨異、不可從、气即乞字、水隸上古音脂部、气隸微部去聲、故得相通、」

〈又209〉

「在洧水。上」

江[a]

江 鄂君啓節 工獻太子

江小仲Ｘ鼎 <04847>

舟節 <又2> ⌈逾江⌋

姑發劍 <又1>

周法高日古文字類編四六一頁江字下收工獻太子姑發劍、見考古一九六三年第四期安徽淮南市蔡家崗趙家孤堆戰國墓圖一一、

<又2> ⌈內入瀘 瀘江⌋ <又2> ⌈逾江⌋ <又2> ⌈注上江⌋ <又2> ⌈注上江⌋

<又1> ⌈余處江之陽⌋

1402A 沅

沅 鄂君啟節舟節

「內入滑資沅澧淯澮」〈又2〉

郭鼎堂曰「資即資水、沅即沅水、澧即澧水」〈文史論集第三三七頁關于鄂君啟節的研究〉〈又2〉

周法高曰「說文卷十一下水部「沅、水出牂牁故且蘭東北入江、从水元聲」

〈又2〉

「內入滑資沅△澧淯澮」

漆

高奴權

周法高曰古文字字形表四二一頁漆字下引高奴權今據補

說文卷十一上水部「漆，水出右扶風杜陵岐山，東入渭。一曰入洛。从水桼聲」親吉切」

陝西省博物館曰「『漆工巸』漆為巸工的籍貫，巸即熙字，按秦代戈銘有『漆工師』字樣，此僅作漆工，無師字，但仍列在丞之前，與戈銘排列次序相同，似此省去一師字。工師當為工官，漆，據李學勤的考釋（見文物參考資料一九五七年第八期）可能是漢書地理志的漆垣，新莽時的漆墻，在今陝北延縣境，當時以漆地人擔任工師職務居多，則漆地人是擅長鑄造技術」（文物一

九六四年第九期四五頁、西安市西郊高窰村出土秦高奴銅

石權)

2860b(11-1404A)

a 洛 虢季子白盤 〈2935〉

b 洛 𦎫簋 洛于官 假借為格 〈4135〉

洛 永盂 〈x157〉

洛 上郡戈

b 白川靜曰：洛，孫釋解作涇洛之洛。「洛于官」者，與競卣之「各于官」為同語例。洛亦視為格之異文。積微居即以其義釋之，不過來格之字大抵皆作各，逸用洛之例未見，故字或即為落之義。左傳昭七年「願與諸侯落之」注云：宮室始成，祭之曰落。又釁鐘等釁禮之時亦言「落」。一切事終而改服之事亦言落。在此場合，官究為何種建築物，有重要之意義。孫氏以官為地名，因孫氏既以洛為水名，故以「于官」為屯于「官」地名也。陳氏釋官為館，並說其諸義甚詳。

官假作館，說文：館，客舍也。廣雅釋宮：館，舍也。古有候館、公館之設，周禮遺人：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魯語上：宿于重館，注

云館候館也禮記雜記諸侯行而死于館注云館主國所致舍雜記大夫次于公館以終喪注公館公宮之舍也禮記曾子問公館復注云公館若今縣官舍也漢書車千秋傳注云館官舍也此器之官當指宗周館諸侯的公館覲禮天子賜舍曰伯父女順命于王所賜伯父舍

器銘之官乃館之假借大概可以確定不過若以此僅釋作「至于公館」蓋無以說明下文賜賞之原因且若宿於公館為常例則無特別記其事之必要想亦非單記賜賞之場所而已

此器銘在釋字上頗有困難之處不易通解然非如孫氏所云乃指軍旅之事者也又如陳說僅為至周宗入公館則不知其所以作器之故且入公館之事未見有用「洛」字之例洛非釋作他義不可

今以意推之，則此器與其後之師斁毀相同，乃述告喪之禮者也。以該立場而求通解，則較孫陳二氏之說易於疏通。蓋即衛之巽之主公以其先公之殂而赴告宗周，受嗣服之命，其禮既畢則入于館終喪而改服也。相當於禮記雜記之「大夫次于公館以終喪」。故於事終之後，對其隨從助禮之巽賜賞之。巽對其恩寵而作此器，銘其事於禮器者也。如此解釋則文意可以疏通，不過其禮在周器中僅見於師斁毀，初期之器中殆未見其例，姑作為假設而釋之（金文通釋第七輯三七九～三八一頁

三四　巽尊　林潔明譯 <2135>

周法高曰：古文字字形表四二一頁洛字下收永盂及秦王政上郡戈，今據補。

<R197>

「易畀師永厥田淪易洛疆眔師俗父田」

沇 沇兒鐘 <0452>

于省吾曰：甲骨文㳄字作㳄，也偶爾作㳄（京津四四六九），隸定作㳄或㳄。此字舊不識，甲骨文編入于附錄。按其字中从允，上部兩側从水作⺌或八。在甲骨文偏旁中是常見的。㳄或㳄即沇字的初文。沇字始見于東周器的沇兒鐘，移水于左側，為說文所本。說文：「沇，水出河東垣東王屋山，東為泲，从水允聲。㕣，古文沇如此。」按自來說文學家對于沇字作㕣或兗的解釋，聚訟紛紜，莫衷一是。錢大昕潛研堂金石文跋尾（夏承碑）：「古文从水者，或用立水，如江河之類；或用橫水，如益頫之類。沇本立水，或从橫水作兗，而隸變為兖爾。」王筠說文釋例：「沇之所以譌為

究者，曹全碑作兖，蓋遂水於允上而又易其部位，再省即成兖矣。然是碑吮膿之吮亦作兖。」按錢氏和王氏之說均出于主觀臆測。段玉裁古文尚書撰異（禹貢）：「蓋古文尚書作𠕒州……而𠕒字轉寫既久，漢碑皆作兖，作兖則參合𠕒沇二體，成此一字。」這一說法也是主觀臆測。說文：「衮，从衣公聲。」段注：「㕣見口部及水部，古文沇州字也，衮以為聲，故禮記作卷，荀卿作裷。」按段說謂衮从㕣聲是對的，但古文沇作㕣，並非本字，乃借㕣（以轉切）以為兗。周代金文吳方彝衮字从㕣聲，留壺衮字从谷聲，㕣與谷古同字，說文㕣之古文作𠕒，从谷聲，是其證。至于𨌲侯鼎衮字中从公作㕣，乃形之訛，因為此鼎多變體字。這就可以證明或謂說文衮从公聲之誤。兗或兖既然為沇字之古文，那末，為什麼

古籍或作兖漢碑又作兗呢？我認為，兖與兗下从㕣或兊，與商周古文合，漢隸之與商周古文合者時有所見，不僅此字為然。至于漢碑兖字或作兗，是由于隸書从口與厶往往互作的緣故。六朝齊李希宗造象記的兖字作兊，猶存古文。漢王純碑以袞為兖，這不僅由于音近相假，同時也由于二字形近易混。袞字上部从亠，則又是兖字上部譌變為亠的由來。釋名釋州國：「兖州取兖水以為名也。」甲骨文屢言王田獵于兊或兊，均以為地名。說文：「沇，沇也，東入于海，从水㕣聲。」按籍典沇多作濟。書禹貢：「濟河惟兖（史記夏本紀作沇）州」。又：「導沇水，東流為濟，入于河，溢為滎，東出于陶邱北，又東至于菏，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甲骨文字釋林卷中第一三五—一三七頁釋兖）

湘

鄂君啟節

舟節「内入湘」〈又2〉

周法高曰「湘水出零陵陽海山，北入江，从水相聲」息良切」

〈又2〉

「内入湘。」

一 深 中山王嚳壺 (2281)

「慮恣愛深則賢人親」

(2286)

「慮恣愛深則賢人親」

淮[a]

淮 朱鬲〈2728〉

淮 駒父盨蓋〈x3352〉

淮 戜方鼎二〈x3329〉

〈x3349〉「王用肇吏(使)乃子戜達(率)虎臣御(禦)淮[a]戎」

〈x3362〉「見南淮[a]夷」

〈x3367〉「我乃至于淮[a]」

灃 灃 鄂君啟節舟節

「內入湝資沅灃瀶澹」〈又2〉

周法高曰「說文卷十一上水部「灃水出南陽雉衡山東入汝、从水豐聲」盧啟切。段注「此條衡山非南岳、灃水非入洞庭之灃水。入洞庭之水、水經別為篇、其字本作醴。禹貢、江又東至於醴、衡包始改為灃」按楚懷王六年（公元前三二三年）之鄂君啟節已作灃」

〈又2〉「內入湝資沅灃瀶澹」

1410 濼

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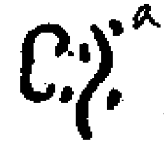
盧鐘

濼

（文291） 簷平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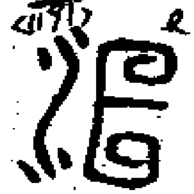
〈文291〉「以濼大酉」

3335



洹

洹秦簋



齊侯壺洹子孟姜 左傳齊有晏桓子及陳桓子 <2837>

<X93> 「白喜父作洹饙簋」

<X95> 「洹其萬年永寶用」

濁

曾侯乙編鐘

「周法高曰：說文卷十一上水部「濁，水。出齊郡厲嬀山，東北入鉅定。从水蜀聲。直角切。」段注「按濁者清之反也。詩曰：涇以渭濁。又曰：載清載濁。」朱駿聲引禮記樂記「倡和清濁」注「濁謂黄鐘至中呂。」古文字字形表四二三頁濁字下引曾侯乙編鐘古文字類編四七九頁濁字下曾侯石磬曾侯磬」見文物一九七九年第一期五頁湖北隨縣曾侯乙墓發掘簡報圖四石磬銘文拓片」

1412A

浸

成伯孫父鬲〈2671〉

周法高曰「說文卷十一上水部『濅水出魏郡武安東北入呼沱水，从水，𡨦聲。𡨦，籀文𡩱字。』子鴆切。古文字類編四七二頁古文字字形表收此字。」

〈2671〉「成白(伯)孫父乍(作)浸(濅)贏(嬴)隣(尊)鬲」

a 赤塚忠曰：「溻即卜辭中

口巳卜在口貞……于淒往來……王來征一丰方眾……

（林二二〇一二）

之淒地也。即篆文之湡（溻）字也。溻水發自大行山與山西遼縣群山之水，匯合而出河北沙河縣，一成澧河，流經南和任縣，一則為普通河流，經永年、鷄澤、南和任縣，而同流入大陸澤（地名辭典）卜辭之溻，蓋即此流域之某地，然不明其詳。」（殷金文考釋六一頁告鼎（32）林潔明譯）<0517>

<R286>「穆穆濟濟」

1413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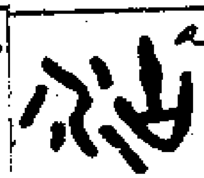




濟中山

王嚳壺〈9286〉

參卷七𥂴穆字條張政烺說「穆穆濟濟」



沽 沽

散盤 王于大

者沽作湖 <27?>



鄂君啟 舟節 節 <又2>

<又2> 「逾沽湖」

1416 汈



汈

汈其簋 <4332>

<又24> 「白汈伯梁父作龔姞尊𣪘簋」



滤　十三年癲壺〈x325〉



喬君鉦

周法高曰「古文字字形表四二五頁滤字下收癲壺及喬君鉦

說文卷十一上水部：「滤，水流皃。从水，彪省聲。詩曰：滤沱北流。」皮彪切。段注本沱改池，云「小雅滮池北流。毛曰：滮流貌」。」

〈x325〉

「王才在成周嗣土滤宮」

 減

長白盉 王在下減应 <952>

<文引>「王在減应居」

1419A 𣴑

𣴑 滂

仲考父壺

周法高曰古文字字形表四二五頁滂字下收仲考父壺今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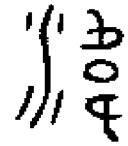
補說文卷十一上水部滂沛也从水旁聲普郎切

淪

淪

姬淪盤

周法高曰說文卷十一上水部「淪，小波為淪，从水，侖聲。詩曰：河水清且淪漪。一曰沒也。力迍切。」古文字類編四七一頁收姬淪盤，簾補。見考古一九六五年第十一期王軒山東鄒縣七家峪村出土的西周銅器。古文字字形表四二六頁淪字下收伯駟父盤，與類編所收淪字同形。



湋

湋伯簋

周法高曰：「古文字字形表四二六頁湋字下收湋伯簋。」今據補。

說文卷十一上水部：「湋，回也。从水，韋聲。」羽非切。

汋

中山王譽鼎〈2287〉

張玫娘曰「汋字見于《說文》，與溺字音近通假。《禮記.緇衣》：「小人溺於水，君子溺於口，大人溺於民」，鄭玄注：「溺，謂覆沒不能自理出也。」（古文字研究第二二頁「中山王譽壺及鼎銘考釋」鼎銘「與其汋(溺)於人施(也)，寧汋(溺)於淵」〈2287〉

朱德熙裘錫圭曰「汋當讀為溺，勺與弱古音相近可通。《左氏昭公十一年「國弱」，《公羊》作「國酌」」（文物一九七九年第一期第四三頁平山中山王墓銅器銘文的初步研究）〈2287〉

周法高曰「說文卷十一上水部「汋，激水聲也。从水勺聲。井一有水一無水謂之瀱汋。市若切」

〈2877〉

「蒦（與）其汋（溺）於人施（也）」

〈2878〉

「寧汋（溺）於㴙（淵）」



淵 沈子簋 <1391>



或省水 中山王嚳鼎 <2287>



史墻盤 <10309>

趙誠曰：「淵，《說文》：『回水也，从水，𣶒象形。左右岸也，中象水皃。』此作𣶒、正象兩岸之間回水之形。」（古文字研究第一輯二五三頁「中山壺中山鼎銘文試釋」，鼎銘「窞（穽）汋於淵」<2287>）

周法高曰：說文卷十一上水部「淵，回水也，从水，象形，左右岸也，中象水皃。𣶒，淵或省水。囦，古文从口水。」古文字類編三八〇頁收錄墻盤此字入肅字。

唐蘭曰：𡈼是𣶒字，王孫鐘肅字从𡈼，叔弓鎛肅字从𡈼，子仲姜鎛肅字从𡈼並可証。說文𣶒字是淵的或體。小爾雅廣言「淵，深也」，詩長發「濬哲惟商」，傳「濬，深」。淵哲與濬哲義同。（文物一九七八年第三期二三頁略論西周微史家族窖藏銅器群的重要

意義 史墻盤「𩕍淵慼哲」康王〈8309〉

戴家祥曰：第一字奇古，過去未見。唐蘭以其形似叔夷鎛𩕍，釋肅。徐中舒亦據𩕍釋肅。按前代金文學家釋𩕍為肅，始于吳大澂。說文古籀補坿錄六頁、潘祖蔭攀古樓彝器款識二冊七頁、方濬益綴遺齋彝器款識卷二·二九頁從之。孫詒讓釋𩕍為肅，謂「肅肅，敬也；義，法也。肅肅義，正言敬恭于法也」（古籀拾遺卷上一八頁）。按說文淵从水象形，左右岸也，中象水皃。古文作㴱，从口水。𩕍不从水，與淵字不同，此一疑也。說文「肅，持事振敬也。从聿在𣶒上，戰戰兢兢也」。乃會意，非形聲。淵古讀喻母元韻，肅古讀心母幽韻，假𩕍為肅，文獻無徵，此二疑也。徐引王孫鐘「肅悊聖武」，旁徵小雅小旻、書洪範，謂肅哲同人常用語，而說互校徐

說較詳而已。（師大校刊一九七八年第六七—六八頁墻盤銘文通釋「□悊哲康王」）〈又309〉

徐中舒曰：「[illegible]叔夷鎛作[illegible]其所從之𨙶與此形同，當釋爲肅。」（考古學報一九七八年第二期一四一頁西周墻盤銘文箋釋「肅悊康王」）〈又309〉

李學勤曰：「㴱字寫法與𦕽鎛閞肅字所從相同，𣶒即淵，詩燕燕傳『深也』。」（考古學報一九七八年第二期一五一頁論史墻盤及其意義「㴱擅康王」）〈又309〉

唐蘭曰：「墻盤此字唐蘭釋㴱，裘錫圭、李學勤同，是也。」徐中舒、戴家祥釋肅，非是。齊叔夷鎛閞字（〈大45〉）見金文詁林卷五0584

簡。唐蘭亦釋簡。鄧氏兩考二〇二頁簡字讀為肅。徐中舒李學勤同。非是。

〈文287〉「寧均為於簡淵」

〈文309〉「簡淵德哲康王」

㬎

澹　或作⿰氵膺。鄂君啟節

舟節「內入濟資沅澧⿰氵膺澹」〈文2〉

郭鼎堂曰『資即資水，沅即沅水，澧即澧水，水道均由南而北，有一定的次序，諸水均與江湘相通而匯于洞庭，則⿰氵膺水亦必在澧之北而與江湘洞庭相通，准此以求之，⿰氵膺水當是水經所謂涌水，江水又東南當華容縣南，涌水出焉，案此必即洞庭湖北面所謂洞庭西道——華容河、焦圻水、藕池河、虎渡河等諸水之一，諸水本由洞庭湖流入長江，但江水漲時則江水倒灌入湖，其所以名為涌水，言自長江流出者，即以此故，戴東原未深加思考，徑改水經出字為入，可謂妄作聰明，字从水，膺聲，膺蓋即臃之異文』金文史論集三三七頁關于鄂君啟節的研究〈2〉

商承祚曰「灉」郭釋以水經之涌水當之，殆非。當从羅釋作油。涌水在長江北岸，不應與江南的資沅澧諸水并列。鄂南澧北諸水中，惟油水最為源遠流長，差足與資沅澧并稱。油水上游即今石門澧縣松滋境內的界溪河，下游在今公安境內的故道，今已湮塞。此數水沿岸當時尚無較大城邑，故但言入某水而不言庚某地」

關于灉字的另一問題，如从與資沅澧水并列來看，灉水似應在油水的方位，就字的形體結構而言，則極似國差𦉜𦉜字所从之詹而予以略變為从水，膽聲的澹字。羅等將此字誤摹為[illegible]，遂以說文訓面和也讀若柔的脜字當之，字誤則義不足據所釋就大成問題了。因此我認為這條水有兩個可能性：一、戰國時并無油水之名，後世的油水即澹水故道；二、戰國時既無

油水、則水經的澹水从澧水北岸別出、下游仍入于澧(明弘治中已湮塞)為後世的事、提出以待識者考訂。(文物精華第三集第五四頁鄂君啟節考)〈82〉

周法高曰「說文卷十一上水部「澹、水搖也、从水詹聲」徒濫切、按商氏釋為澹、其方位相當於油水、而不詳其相通之故、古侵談部收-m之字、有與幽部字相通者、如說文卷一上示部「禫、除服祭也、从示覃聲」徒感切、說文義證「儀禮士虞禮記、中月而禫、注云、中、猶間也、禫、祭名也、與大祥間一月、自喪至中凡二十七月、禫之言澹澹然、平安意也、古文禫或為導、……馥按本書谷部㐁木部棪穴部突皆云讀若三年導服之導、徐鍇曰、古無禫字、借導字為之、馥謂此禫後人所加、故居部末」禫隸古音侵部、澹隸

古音談部，導隸古音幽部，三字皆得相通，故澹與油亦得相通，从由得聲者有迪字，故澹與油聲母亦近。戴毀〈49〉害憲聲導宇訏慕謨遠猷」釋讀為導，參卷七「[illegible]」釋字條」

商承祚曰：「關于前文我提出瀶水即澹水的說法，則瀶字所从之詹與詹字是否為一字，在兩節中同是一字而稍異其結構的類似例子已舉見正文，因此，我認為此二字不但不相矛盾，而是互相依附的異體字。如果楷之為檐，此說能夠確立，則對于我今之油水即戰國時澹水，故道的推論，不是削飾良而加強，甚至所說之可信。」（文物精華第三集第五五頁鄂君啟節考）

〈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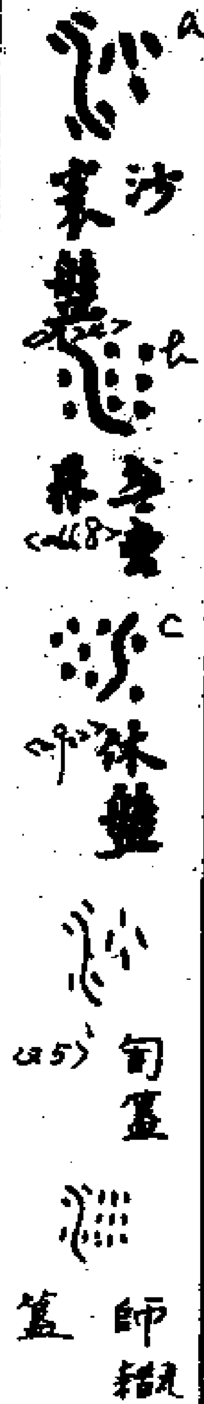
〈32〉「內入消資沅澧灑滄」



淺 越王句踐劍 〈又140〉

用法高田古文字字形表四二七頁及古文字類編四七〇頁淺字下均收此字見文物一九七三年第六期湖北江陵望山一號楚墓出土越王句踐劍說文卷十一上水部「淺不深也从水戔聲」

〈又140〉「越王鳩淺自作用鐱」



<又1>「戈彤沙綏琱戟」

<又5>「戈琱戟縞必彤沙」

<又22>「戈琱戟……」

必彤沙」

<又133>「赤舄、戈琱戟彤沙、紗攸鋚勒」

<又591>「戈畫戟厚必……」

柲彤沙綏」

𪷹

灘 讀為漢

鄂君啟節舟節「逾沽湖，让上灘漢」〈文2〉

郭鼎堂曰「灘指漢水，「让」灘者遡漢水而上」（文史論集第三三七頁關于鄂君啟節的研究〈文2〉

商承祚曰「让上漢（譚其驤曰「逾湖後，穿過長江，溯漢水而上」）漢灘疊韻，故史記曆書涒灘「一作芮漢」，集韻二十五寒漢下云「太歲在申曰汭漢」，兩字互用，由來已久」（文物精華第三集第五三頁鄂君啟節考〈文2〉

周法高曰「𪷹，水濡而乾也，从水𪁉聲，詩曰、𪷹其乾矣、灘，俗𪷹从隹，呼旰切，又他干切，又云「漢，漾也，東為滄浪水，从水難省聲」呼旰切」，

〈ㄨ2〉「逾沽湖近上灘漢」

〈ㄡ2〉「逾灘漢庚鄞汪」

津

津 說文古文作䢀

劉生盨：王征南淮夷，伐角、䢀，伐桐、遹。〈1495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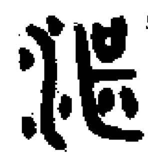
馬承源曰：䢀即津字。說文：津，水渡也。从水聿聲。古文津从舟从淮。此字與說文古文的津字結構完全相同，只是舟字置于淮字的下部而已……

角津、桐遹是周王此次征南淮夷的重要之邦，銘文中角津與桐遹並稱，則伐角與伐津當是有聯係的戰役，而伐桐遹又是另有聯係的戰役……

關於津，疑即津湖，就近的淮夷小邦。水經注·淮水：穿樊梁湖北口，下注津湖逕渡。又謝靈運征賦：發津潭而迴邁，逕白馬以憩。（劉文淇說）津湖或以其近傍有津地而得名，猶巢國之有巢湖。地理位置在寶應縣南六十里，淮水下游的

角城與津湖兩地相去不甚遠，翏生盨銘文中伐南淮夷的角津，可能與此不是巧合（考古一九七九年第一期六〇頁關于翏生盨和者減鐘的幾點意見）

周法高曰「古文字字形表四二九頁津字下收翏生盨按三代吉金文存十·四四·二<1495>翏生盨模糊不清，此係據考古一九七九一·六〇之翏生盨銘文摹出者。」



湛 毛公鼎 <0680>



𠤳匜 <23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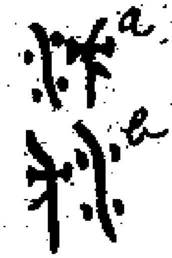
李學勤曰「可湛在此疑讀為荷堪，荷堪兩字都有負担的意思，荷堪一詞應指任職而言。」「獻乃可湛」大意即過去你任職的時候（古文字研究第一五 二頁岐山董家村訓匜考釋「獻乃可湛」）<2341>

唐蘭曰「湛讀為抌，音同。說文「抌，讀若告言不正曰抌。」告言不正就是誣告（文物一九七六年第五期第五八頁陝西省岐山縣董家村新出西周重要銅器銘辭的譯文和注釋」𠤳匜 <2341>

周法高曰「唐蘭語譯「獻乃可湛」為「你被譴責為誣告」讀可為苛

◇3417

「獻乃可苛湛△勘」



沈 沇

沇子盉 <1371>

a,b 白川靜曰關于沇郭氏以為乃古之沇子國曰：

沇當即春秋文三年伐沇之沇杜注云汝南平輿縣北有沇亭漢書地理志汝南郡平輿縣下注引應劭說故沇子國今沇亭是也沇本姬姓之國為魯之附庸今以本銘考之實魯煬公之後也史記魯世家魯侯伯禽卒子考公酋立考公四年卒立弟熙是謂煬公煬公築茅闕門六年卒子幽公宰立本銘之吾考以即煬公熙索隱云熙一作怡熙怡與以均同之部又叙吾考克淵克尸之尸亦即煬公築茅闕門之茅茅乃誤字集韻引徐廣曰一作第又作夷作夷者乃正字茅第

的誤字也

文選中亦曰

沈國子爵周之同姓今安徽阜陽縣西北有沈邱集即其地

亦以為即魯之附庸國之沈子从下文之關係而言則下文有

周公宗之語其說似甚愜于銘文然陳氏並不以為此乃沈子

國而以為沈子不外是順子的同義語論之曰

舊稿曾引錢坫漢書斠注之說以為沈是姬姓據唐書宰相

世系表和廣韻沈文王第十子聃季食采于沈即平輿沈亭

如此則沈子它應是作器者之名郭鼎堂考釋即如此說今

以為如此讀法有可商之處

金文之乃是領格第二人稱義為備的器銘開始稱它曰依

金文通例若它是沈子應稱沈子它曰銘首它告于朕吾考

（我的父）而下稱乃沈子義為備的沈子則此沈字在文法上應為子的形容詞而非國邑封地之名下列可相比較之兩周金文辭例

文考日癸乃沈子壹乍父癸旅宗尊彝 嘯堂上三八

帥隹懋兄念王母……乃□子帥隹 綴遺四一三

公易厥巡子效 效尊

其第一例與本銘相同本銘中一稱乃鴅子兩稱沈子一稱乃沈子它銘首銘末而稱它沈子猶巡子乃作器者它對其父考自稱之詞故冠以領格第二人稱乃效尊之效自稱巡子而稱其上輩為公此器第十一行祈其乙公與多公降福于乃沈子它則它是其乙公（父考）和多公周公二公等的下一代而子不一定是親子如此它是周公（多半是旦）的下

一世則此器似應在康王之時此器的花文承襲殷式亦可能晚于康世銘追念先王先公克衣(殷)則當在成王之後先王指武王成王先公指周公等

陳氏所說詳審且亦有合于文義者嘯堂所錄之周單癸卣之乃沈子豈與本銘之乃沈子乃沈子也語例正同其義則初學記六二引韓詩夫飲之禮齊顏色均众寡謂之沈者也 深說恭順之意也忱亦同義此銘中則鵙沈並為對子之修飾語謂和悅孝順之意也。(金文通釋第十五輯一二一一四頁七八也殷林潔明譯(1391)

唐蘭曰:"沈國見左傳的有兩個,一個據說是金天氏的苗裔,在山西汾水流域,一個姬姓,在河南省東南部平輿縣境,漢書地

理志汝南郡平輿縣下應劭注「故沈子國，今沈亭是也」，續漢書郡國志說「沈姬姓」，唐書宰相世系表、廣韻、邵思姓解等並說「周文王第十子聃季食采於沈，即汝南平輿沈亭」，這是六朝時譜系學家誤認為聃耽同字而附會上去的。其實聃季載的聃從冉，就是那字。史記管蔡世家「封季載於冉」，索隱說「冉國也，……冉或作那，國語曰，冉季鄭姬，賈逵曰，文王子聃季之國也。莊十八年楚武王克權，遷於那處，杜預云那處楚地，南郡編縣有那口城。聃與那皆音奴甘反」。如果那國正是那處的話，就在現在湖北省的荊門縣一帶。無論是何，那總不是沈。現在看到這件銅器，才知道沈是周公的後裔。這是過去人不知道的，可以補文獻史料之不足。但是左傳關於周公後的被封的，除了魯以外，只講到凡蔣邢茅胙祭，而沒有沈國。我認為這是從蔣國分出

來的，因為漢書地理志汝南郡期思縣下顏師古注「故蔣國」，續漢書郡國志說「有蔣鄉，故蔣國」，水經淮水注「淮水自新息來東過期思縣北，縣故蔣國，周公之後也」，漢代期思縣在今河南固始縣的東北，離開平輿縣約一百多公里，那麼沈國很可能是蔣侯的子弟分封的，像晉國分封曲沃之類，所以兩國壤地相接，從銅器的邢侯簋來看，邢侯的被封在康王時，凡蔣邢茅胙祭等國的封建應在同時，昭王時期的麥尊說到邢侯出劲，應是邢國的第二代，即周公的孫子一輩了，這個簋的沈子既然作妃于周公宗，顯係周公之後，很可能是蔣侯的孫子，就是周公的曾孫了，所以應屬於昭王時期，並且應該在後期，從文字書法來判斷，也應該定為昭王時期。古文字研究第二輯，王〇一五一頁，論周昭王時代的青銅器銘刻上編二五沈子也簋

「乃照沈子」

<1391>

3373

2898c (11-1427)

資　鄂君啟節　舟節

內「入澬資沅澧瀘澮」〈X2〉

郭鼎堂曰「資即資水」〈文史論集第三三七頁關于鄂君啟節的研究〉〈X2〉

商承祚曰「澬即今資水、从水資聲、資字見陳侯因資錞、說文澬「一曰水名、當指此水」〈文物精華第三集第五四頁鄂君啟節考〉

周法高曰「說文卷十一上水部「澬久雨涔資也、一曰水名从水資聲」才私切、又即夷切、說文義證「廣韻澬水名在邵陵、水經澬水出零陵郡梁縣路山」舟節作澬、據商承祚前引文第五三頁云「兩周金文貝字或省作目、戰國時每訛變為夕形」卷六0858A 貝字條下。

于省吾曰「澬从肉郭氏釋从人般〈[illegible]非〉羅〈長銘〉釋从阜并誤今之澬水訛為从貝」〈考古一九六三第八期四四五頁鄂君啟

節考釋 〈又2〉

〈又2〉
「內入渭資沅澧灉澹」



謙宮鼎 〈0641〉



从止 逮鼎 〈0636〉



〈0660〉 令鼎



衛鼎乙 〈2338〉

C 白川靜曰：謙宮，謙氏之宮廟也。謙宮从來讀作康宮，郭氏釋之為謙宮，吳其昌難之曰：

此康字見于拓片者至為明晰，吳榮光、吳式芬、劉心源皆釋為康，絕無疑問……乃郭沫若氏成見橫胸，因其不便于次令鼎于成王時之私見，不辭故作怪論，釋為謙宮。

字左旁下邊殘泐，不能確知，然以字為康者，左旁尚有橫畫之跡留存，字形狹長，故亦尚有疑問，仍當是謙仲之謙也。吳氏以器屬昭王期，故強採康字說者也。冊命賜與等禮皆在周廟，若冊命關係者之宮廟中舉行，故在歸還王都之途次，在謙仲之宮廟中行賜與之事者也（金文通釋第十四輯八一八—八二

九頁七三令鼎林潔明譯〈0660〉

「矩迺（乃）眔（豐）𨓚（△）粦令𠬝（壽）商眔（豐）啻（意）曰」〈又338〉「舍𨓚（△）虞官

帽〈又339〉」

渴 中山王嚳壺〈2286〉

張政烺曰：「渴，《說文》：『盡也』，古書多以竭為之。」（古文字研究第二四頁「中山王嚳壺及鼎銘考釋」）壺銘「貫渴（竭）志盡忠」〈2286〉

〈2286〉「貫渴（竭）志盡忠」

湯 [a]

師湯父鼎 〈0684〉 [a]

古伯 〈1446〉

中枏父𣪘 〈又159〉

沈之瑜曰：鬲銘中所提到的師湯父就是師湯父鼎的作器者師湯父……師湯父鼎銘：唯十有二年初吉丙午，王在周新宮……這個周新宮也即是十五年趞曹鼎銘裏的周新宮……因此推知仲枏父鬲也是周恭王時代的器（文物一九六五年第一期五九頁仲枏父鬲跋）〈又141〉

〈又141〉「師湯父有𤔲（司）中（仲）枏父乍（作）寶鬲」

〈又159〉「師湯父有司中枏父作寶𣪘」

滰 啟卣 〈2208〉

周法高曰：「古文字字形表四三二頁滰字下，古文字類編四八二頁滰字下，均收啟卣。今據補。說文卷十一上水部：「滰，浚乾漬米也。从水竟聲。孟子曰：夫子去齊，滰淅而行」，其兩切。啟卣銘蓋用作水名」

〈2208〉「至於上侯滰川上」

𩅿

涕 或从雨粥聲

𦉜嗣𧊒壺〈2288〉

張政烺曰「𩅿，从雨，粥声。粥當是粥之異體，小米也。𩅿，讀為涕，今言淚。𣹟和涕皆从水，壺銘从雨，有誇張之意。」（古文字研究第二四四頁中山國𦉜嗣𧊒壺釋文「霖（渭）霖（渭）流𩅿（涕）」〈2288〉）

周法高曰「說文卷十一上水部涕，泣也。从水弟聲」

〈2287〉

「霖渭霖渭流𩅿涕」

[篆] 瀘 說文新附 [篆] 或作[氵膚]鄂君啟節

[篆] 馬比盤〈叫〉 舟節「內入[氵膚]瀘江」〈22〉

商承祚曰『內入[氵膚]瀘江、从後得之節文作[氵膚]、証知此為瀘字、信陽竹簡盧作膚、王子嬰次鑪从膚作盧、臚本从膚、而說文从盧、魏三字石經僖公盧之古文作膚、知古膚、盧同字、故互用不別。瀘江」譚其驤云「當即廬江、古代長江流域以廬為名的水道有好幾條、此瀘江當在長江北岸、為今安徽廬江、桐城、樅陽境內的白兔河。』《文物精華》第三集第五四頁鄂君啟節考〈22〉

〈又22〉「內入[氵膚]瀘」



𣎵 說文所無

王孫鐘 𠸚𣎵人民 (0064)

周法高曰：古文字字形表四一二頁慰字下收王孫鐘，蓋讀𣎵為慰也，不知何據。

𣵀

𣵀 說文所考

𣵀 (0182)

周法高曰「古文字字形表四二〇頁涂字下引𣵀鼎，今據補。按善齋吉金錄禮器卷一頁十五，小校卷二頁九作涂鼎。說文卷十一上水部「涂，水。出益州牧靡南山，西北入澠。从水，余聲。同都切。」

汙 汙 从水亏聲，說文所無

胤嗣𡚁蛮壺〈2288〉

朱德熙、裘錫圭曰：「汙字从「水」「亏」聲，銘文讀為「宇」。詩魯頌閟宮「大啟爾宇」。（文物一九七九年第一期五〇頁平山中山王墓銅器銘文的初步研究）〈2288〉

張政烺曰：汙，从水，亏聲，蓋汙之異體，在此讀為宇。《毛詩·魯頌·閟宮》：「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啟爾宇，為周室輔」，傳：「宇，居也」。（古文字研究第二四〇頁中山國胤嗣𡚁蛮壺釋文「大啟邦汙」）

（宇）〈2288〉

「大啟邦汙宇」〈2288〉

燙 湯 从水 𤆍聲 說文所無

胤嗣𧊒蚉壺 <2288>

張政烺曰「燙，从水，𤆍声。𤆍，上易，下火，義不可解，參照上文夜字推測，這个字大約是从易，亦省声。《說文》狄「从犬，亦省声」，亦也寫成火旁，與此相類。《說文》悑也作𢘊，遊也作遶，曾伯簠「克狄淮夷」也假狄為遶，說明易與亦声音相同，為什么要造出這个从易亦省声的字呢？大約是因為易字出現很早，應用的地方廣，字義多，讀音容易有分歧，所以才在易字的某一用途時加注一个亦字作為声音符号。燙，字書不見，按字音求之，疑讀為斁。《說文》：「斁，侮也。」《說苑·權謀》：「侮上者，逆之道也。」」（古文字研究第二三八頁中山國胤嗣𧊒蚉壺釋文「燙斁上子之」）<2288>

周法高曰：朱德熙、裘錫圭隸定爲「徫（違）鄙燕亡（無）道，湯（易）上」以「子之」屬下句，「大臂（辟）不宜（義）」讀。文物一九七九年第一期第五頁〈平山中山王墓銅器銘文的初步研究〉羞釋「易上」爲更易君上也，與張說異。

(2368)

「湯（易）上子之」

汸　汸　从水方聲，說文所無

胤嗣𡥆盗壺〈P288〉

張政烺曰「汸汸讀爲騯騯。《說文》「騯，馬盛也，从馬旁聲。《詩》曰：四牡騯騯」。按《毛詩．鄭風．清人》「駟介旁旁」，又《小雅．北山》「四牡彭彭」，《廣雅．釋言》：「彭彭、旁旁，盛也」。（古文字研究第二四三頁中山國胤嗣𡥆盗壺釋文「四駐（牡）汸汸」）〈P288〉

朱德熙、裘錫圭曰「詩小雅北山又大雅烝民「四牡彭彭」說文引作「四牡騯騯」。汸汸、彭彭、騯騯并同」（文物一九七九年第一期第五一頁平山中山王墓銅器銘文的初步研究）〈P288〉

〈P288〉「四駐（牡）汸。汸。」

573-49

B18

[畾畾二二] [氵畾] [氵雷] 說文所無

鄂君啟節舟節「內入[氵畾][氵雷]」〈92〉

郭鼎堂曰「[氵雷]以地望推之，當是洞庭湖的古名」（文史論集第三三七頁關于鄂君啟節的研究）〈92〉

商承祚曰「內入[氵雷]，庚鄙（譯其驟）曰：[氵雷]當即湘水支流耒水」（文物精華第三集第五四頁鄂君啟節考）〈92〉

于省吾曰「[氵畾]當即耒水。[氵畾]从[畾]聲，與耒為雙聲疊韻。論語述而誄曰的誄字說文引作[言畾]（古文字从畾與从[畾畾]無別）是从耒从畾字通之證。耒水系湘水的枝流」（考古一九六三第八期四四四頁鄂君啟節考釋）〈92〉

〈92〉

「內入[氵畾]」

滩 說文所無、

𢦚毁一（2351）

唐蘭曰：滩戎是滩地的戎，或以為淮夷，非是。淮夷从來不稱戎，此器的𢦚還年輕，也不能統率大軍遠征淮夷。𢦚蓋說進御戎于棫林，棫林在今陝西涇河西，滩戎居地當不遠，那末滩戎是住在焦穫的戎。滩字應讀為濩，古代穫字就寫作蒦，殷虛卜辭的穫祭可以作雙，用兩手捧鳥來祭，可以用一只手作隻，也可以不从又，只作雔。此外還有不少例子可以說明隹字可讀為蒦，因此滩字可讀為淮，也可讀為濩。焦穫古書也作焦護，周代的大澤，在涇水北，是玁狁所居之地，見詩六月和爾雅釋地。穫護和濩并可通用。玁狁是戎，見詩出車和不嬰簋。那末滩戎是玁狁前身無疑。（文物一九七六年六期三八頁「用青銅器銘文

來研究西周史」附錄「戎方鼎二」「王用肇吏使乃子㦸達率虎臣御㙪濰戎」

周法高曰：「羅西章等釋濰戎為淮戎，見文物一九七六年第六期第五一頁陝西扶風出土西周伯㦸諸器。唐蘭以為淮河距離太遠，非之。然唐氏讀濰為淮，亦欠說服力」。

〈3351〉「王用肇吏使乃子㦸達率虎臣御㙪濰戎」



潶 說文所無

潶伯卣二 <9266>

<9265>「潶白伯乍作寶彝尊」

<9265>「潶白伯乍作寶尊彝」

<9266>「潶白伯乍作寶尊彝」

泎

14426



泎 說文所無

曾侯乙鐘

周法高曰「古文字類編四六五頁收此字，注『曾侯乙鐘』並云『泎古通清字，曾侯乙鐘泎商疑即清商』案(見494)曾侯乙甬鐘古文字類編作曾侯乙鐘，其銘文見文物一九七九年第七期一八－一九頁，釋文見四頁，未見「泎商」字樣，待考。」

515 47 1975

3393 2915 (11-14426)

浻　說文所無

啟尊（又2097）

周法高曰：「古文字字形表四三五頁浻字下收此字，古文字類編四六七頁同，並云「說文無，集韻，浻，水名也」又與盤同，案集韻之由切，字彙補官切，管子小問「乘駮馬而浻桓」注浻古盤字。啟尊「在浻水上」，从為水名。」

唐蘭曰：「過即浻字，讀如般，管子小問「君乘駮馬而浻桓」與般桓槃桓，磐桓，盤桓等同為疊韻連語。」（古文字研究第二輯七二頁論周昭王時代的青銅器銘刻上編三七，啓尊「在浻水上」）

唐蘭曰：「浻似即前啟尊的浻水。」（古文字研究第二輯八八頁論周昭王時代的青銅器銘刻上編四七，中甗「省自方𨜒浻」）（六4）

流 胤嗣
對蜜壺 <又288>

張政烺曰：流，筆畫錯變，不能以六書繩之，然就文義看確是流字無疑。

（古文字研究第二四四頁中山國胤嗣對蜜壺釋文「霖潰霖潰流霖滯」）<又288>

周法高曰：說文卷十一下𣶒，水行也。从林㐬。㐬，突忽也。流，篆文从水。

<又281>「霖潰霖潰流霖滯」

a 瀕

井侯簋 <1378>

<2290> 鈇簋

a 白川靜曰順文錄釋為優之義于氏則以為即瀕多福之義也然當與效卣之「順子效之作者貢形者為同一字應釋為順郭氏釋遹厥順福四字曰猶言報以介福順又假為峻長也大也順者孝享而惬于神意之意也此句之意謂天子賜予優渥之命而喜得以孝享于祖先之靈者也此一場合乃指受命佐井侯之服而得賜與之事也(金文通釋第十一輯」○一頁五九

焚餘林潔明譯<1378>

張政烺曰瀕即類字之異體國語楚語下群神類物韋昭注類善也言善物欲求食也」宗周鐘用邵格丕顯祖考先王先王

「其嚴在上」井人鐘「用追考侃前文人，前文人其嚴在上」先王及前文人皆有重文號，文義明白。本銘乃言祖考前文人並在帝廷陟降。毛詩大雅文王「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傳「言文王升接天下接人也」又周頌閔予小子「念茲皇祖，陟降庭止」箋「陟降上下也」周厲王胡簋釋文「其瀕頻才在帝廷陟降」(R290)

(R290)「其瀕頻才在帝廷陟降」

a 

川 大盂〈4384〉



衛鼎 甲〈2337〉

a 白川靜曰厥川陳夢家等如字解之即詩魯頌中「錫之山川土田附庸」所云者也而陳氏謂錫川之事僅見於此以為稀有之資料而留意焉厥川之下有讀作二百及讀作三百之說皆為整數下一字解作助數詞然其字未詳若以之為自然之河川則太多且為整數亦可疑有以為川蓋為甽之省文郭唐二氏之釋是也然兩氏之間其說亦有不同

郭氏謂川者甽也畎之義也曰

川如為周禮遂人萬夫有川之川則三百川為三百萬夫一夫百畝為田三萬萬畝錫土面積未免過大川殆甽之省甽同畎一畝三畎(見漢書食貨志)則三百畎為田百畝賜土又未免過

狹三百下所缺一字不當為畂之單位名詞如為百以下之數字依本銘文例當加又字銘中無此餘隙如為百以上之數字千字不合億字為數大大當是萬字三百萬畂為田一百萬畝乃萬夫之地似頗合適此等數字似有一定之比例如一百四十為三十五之四倍百又卅上所缺一字如為井字則恰合于四井為邑之古說然此等重要文字適遭毀滅實為莫大憾事

則是郭氏以「厥川三百□為厥川三百萬」即指田一萬畝也與萬夫有川之數巧合置乃典型之郭氏說也然在古代數目是以十進法金文中不見有十萬百萬之數

唐蘭氏以川即甽畂也雖與郭說同然並不以畂為表示畝積之語謂畂乃名詞田土之種類也曰

郭鼎堂先生認為川就是甽同畎是對的但川字在這裏應該是名詞而非數量詞禹貢岱畎絲枲羽畎夏翟廣雅釋山畎谷也釋名釋山山下根之受霤處曰甽甽吮也吮得山之肥潤也這裏的川應指山下肥沃的土地如散盤濕田牆田之類三百下可能是田字

金文中凡賜田時每有田田若干田之例賜予廣大之地域時則舉其名或如曰某里某五十里等如川三百田之說法並無其例且此一條中數字之下並非用助數詞者也若以僅此一句有助數詞則此句乃表示賜土之全部其他之句及語例或指其他事周禮田野之制有鄰里酇鄙縣遂或舉比閭族黨州鄉之名又治野之法則舉出有遂徑溝畛洫涂澮道川路等自然於金文中治無可徵信者遂人云萬夫有川者指方三十三

里餘圍繞四縣之田之溝洫也其川三百無論如何實屬廣大故郭氏以川為甽畎也畎三百萬解作即田一百萬畝然若以下文之邑里之關係而言似過於狹小且唐氏以為田之種類則此處正如濕田牆田等蓋亦可作川田三百也

下文有厥口邑州又五繼有厥口百又卅之文正好是四倍之數地官黨州之制以五之倍數縣都之制以四之倍數以四之倍數者似為田野之舊制若以經營地乃作有條理之土地劃分者則此方法實屬自然小司徒職曰

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

周禮為後世之書故如此之田野組織是否為西周之古法又在何種程度上為一般可信者皆成疑問然此銘記宜侯封建

川△<又248>

之事命虎侯移住故其地最少亦應有領土之規模據小司徒之文則其地有夫九二一六人其人口數倍於此與銘文中所言賜土賜人大體相應遂人之萬夫有川亦與此四畝不過本銘所言之川與遂人之川其廣狹不同銘文所言者與賜土之全體之規模相近恐其移封之地為將全區有條理地劃分為三百左右之分區之經營地也下文蓋為分說其領域內之邑里之數者也(全文通釋第十輯五四三—五四五頁五二宜侯矢毀林潔明譯<1384>

「澆川上启从征堇不𨑓」<又3377>

「于邵昭大太室東逆燮譽二

巠

巠　盂鼎　毛公鼎

張政烺曰「晉姜鼎『余不暇安宁，巠擭明德，宣邲我猷』（大系二二九頁）巠擭語與此同。巠擭二字皆是動詞，常分別用，如大克鼎『巠念厥聖保祖師華父』（大系一二一頁），毛公鼎『今余唯肇巠先王命』（大系一三四頁）。巠蓋讀為經，毛詩小雅小旻『匪大猶是經』，箋『不循大道之常』，則經是循常。毛公鼎『擭我邦小大猷』，擭疑讀為擁，意為抱持，猶今言擁護，此句蓋言遵循常規擁護先王政令。」（周厲王胡簋釋文「巠經擭擁先王」）〈1980〉

〈文98〉「余惟巠厥先祖考」

〈文290〉「巠經擭擁先王」

兮仲鐘（1034）

（1032）

戍甬鼎（2333）

加藤常賢曰：侃 金文 篆文 籀文（愆字之）

字形，金文乃从口（意符）彡聲之形聲字也。篆文不應如說文分析之為从㐰从川。參考金文則應分析為从口从彡者也。川為彡之譌變。又𧧼字从言，然𧧼字之口乃表示言語之意。不知口之為言而再加上言字，故與𧧼為同字也。

字音：空旱切。彡表示此音。此音所表示之意義為彡美好之意也。林義光曰：

和樂之言中有文飾，故从彡。論語：冉有、子路侃侃如也。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皇（侃）孔（安國）並曰：和樂之兒。冉有、子貢之

於孔子孔子之於下大夫皆無所用其剛直（文源十）

其言是也

字義言語之美好言語之柔和之意也（漢字之起源二一六頁

林潔明譯

白川靜曰侃說文曰剛直也古文从信又曰从川取其不舍晝夜論語曰子路侃侃如也據論語之文而說其義……

金文之字形多从彡又其下亦有加口形作者徐箋曰信古伸字剛直者自伸其說而不為依阿取容故从言从川者滔滔不絕之意後世所謂口若懸河即其意也

然與金文之字形不合文源據金文之字形曰侃古从彡不从川侃者衎之古文和樂也和樂之言有文飾故从人口彡論語冉有子貢侃侃如也與下大夫言侃侃如

也皇孔並云和樂兒冉有子貢之於孔子孔子之於下大夫皆無所用其剛直剛直者謇謇之訓漢以後相承以侃侃為剛直者誤矣石鼓維舟以衎萄車載衎舊釋為道文義未合以為和樂之言於口有文飾故从人口彡然口作曰形載書之象士父鐘乍朕皇考叔氏寶醬鐘用喜侃皇考井人妄鐘用追孝侃前文人等用於樂祖靈非口舌之義也字時或从水皆用於鐘銘鼓鐘以祭前人之時之語也彡為如卜文之彭象其鼓聲之形也此一場合則象鐘聲曰為祝告祝告于前人鼓鐘而祭也故為喜侃之意又謂其鼓聲也

楚王酓忎鼎之蓋刻銘有釋作侃師之字蓋與見于他器之工師相同乃器之製作者也積微居一四七頁以為侃字鍊之段借字也然其字與喜侃之字形稍異其字示口下二横畫舊釋作剛

以說文刀部四下之古文為證雖不以為與剛為同字亦與鑄冶有關之字也剛字金文另有其字周法高氏有釋侃師（金文零釋所收）以戰國時工匠有稱工師之例工官聲近通用故又稱官師因論工侃聲通工為鍛冶之器侃師之侃恐為从罷之形陶鑄之意也皆與喜侃之字音同而意象不同之字也說文新義卷十一下二三二九－二三三〇頁林潔明譯

〈X228〉「用追孝孝侃前文人」〈X299〉「用喜侃文人」〈X333〉「用邵各喜侃樂前文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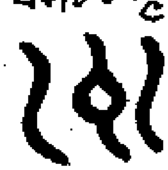
州

說文州古文州





禹鼎 <1490>



<4170> 散盤



越王州句劍 <2413>



井侯簋 <1378>

越王州句矛

白川靜曰州以下郭氏僅謂殆渭水沿岸之部落民族然關于其出身之地尚有檢討之必要湖南博士之說曰（內藤湖南譯者注）州人荀子君道篇文王倜然乃舉太公於州人而用之俞氏樾謂當从韓詩外傳作舟人太公身為漁父而釣於渭濱故言舟人也舟州古字通王氏筠謂州為疇借字即說文所云各疇其土而生之義按兩說皆非州說文水中可居者詩關雎在河之州是其本義張華博物志䫅來臨九州是九州者九河之州齊侯鎛所云咸又九州處禹之堵亦此意……孟子云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九河之州實濱東海荀子州人

乃此義……可知此銘州人亦即九河之州所棲之民在金文中曰某人之時冠以特定之民族名者乃定例並非泛言指九河之州所棲之民也

州其名見于左傳僖十一年王室與鄭之蘇忿生之田中乃懷慶附近之地也恐為殷代之故地殷滅亡後其住民蓋變為徒隸（金文通釋第十一輯五九八—五九九頁五九燮殷林潔明譯）

荊州地區博物館曰墓中出土有越王州句劍可知此墓的埋葬年代最早不會超過州句（越王翁）在位之年即公元前448—公元前412年（文物一九七三年第九期一二頁湖北江陵藤店一號墓發掘簡報越王州句劍「戉越王州朱句勾自乍作用

「僉劍」〈2413〉

參卷五0860刀字條

馬承源曰：傳世越王劍中形制完整者有越王與夷劍（即者旨於賜）及越王朱句劍（即州句），現在有了這一具盲姑劍，則有三種越王劍能與史記越王句踐世家及竹書紀年所載越王的名號聯系起來。這三世越王是祖孫三代，以上三種劍的形制也屬于同一類型（文物一九六二年第一二期五三頁越王劍永康元年群神（禽獸鏡））

周法高曰：古文字類編四八〇頁州字下收越王州句矛，見英國威廉孔生古代中國銅器一書 William Watson: Ancient Chinese Bronzes, 1962, P.76, fig. 8

〈2413〉「戉[越]王州[朱]句[勾]自乍[作]用僉[劍]」

緐

史墻盤〈2309〉

唐蘭曰「緐是泉水，借爲繁」（文物一九七八年第三期二四頁略論西周微史家族窖藏銅器群的重要意義。史墻盤「緐繁髮、被多孷釐」〈2309〉

裘錫圭曰「緐髮、繁髮疑當讀爲皤。爾雅釋詁「黃髮、壽也」。皤髮與黃髮同意，等于說長壽」（文物一九七八年第三期二九一三〇頁史墻盤銘解釋「緐猶髮多孷釐」〈2309〉

徐中舒曰「緐同繁，說文糸部有緐而無繁，繁爲後起之緐體字，今則繁行而緐廢，緐應簡化爲緐」（考古學報一九七八年第二

期一四五頁西周墻盤銘文箋釋「䌛猶多孷」）〈2309〉

李學勤曰「䌛字見說文，這裡讀為繇」（考古學報一九七八年第二期一五五頁論史墻盤及其意義「䌛猶多孷」）〈2309〉

戴家祥曰「第一字从泉䌛聲，說文「泉水也」，假為繇，其義為多」（師大校刊一九七八年第七六頁墻盤銘文通釋「䌛猶眉多孷（釐）」）〈2309〉

周法高曰「說文卷十一下泉部「䌛，泉水也，从泉䌛聲，讀若飯」，符萬切，唐蘭語譯「䌛猷」為「繁多的福」，徐中舒、李學勤說同，可從。裘讀為皤髮，亦可通」

Ω309

「繁△繁黻祓多孳屋」

a [glyph] 永与𠂢為一字

[glyph] 耆父乙簋〈1293〉　[glyph] 史牆盤〈8311〉　[glyph] 衛鼎乙〈8338〉　[glyph] 中山王譽鼎〈1277〉　[glyph] 孟簋〈…〉

唐蘭曰:「永字斷句,與邦、方等字叶韻。古書永字常在句末,如曰『永降年有永有不永』等,均可證。」(文物一九七八年第三期二三頁略論西周微史家族窖藏銅器群的重要意義——永)〈8309〉

戴家祥曰:「第一字應釋永,𨊩肇家鬲『其永子孫寶』,永作[glyph];宅毁『永保之』,永作[glyph];朱毁作[glyph],並與此同。」(師大校刊一九七八年第六、六頁牆盤銘文通釋——永不巩恐狄惕)〈8309〉

裘錫圭曰:「毛公鼎有『攫余小子圂湛于艱,永巩先王』之語,永巩和永不巩正反相對,永字之義不詳,或疑當釋為𠂢讀為傳。」(文物一九七八

年第三期二六頁史墻盤銘解釋「永不巩」〈又309〉

李學勤曰永爾雅釋詁「遠也」（考古學報一九七八年第二期一五一頁論史墻盤及其意義「昿民永不巩狄虘」〈又309〉

〈又1〉「子子孫孫永寶用事」〈又4〉「𤔲叔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又8〉「其萬年子子孫永寶用」〈又10〉「其萬年永寶用」〈又11〉「子子孫孫永寶用」〈又12〉「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又13〉「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又14〉「子子孫孫永寶用」〈又15〉「子子孫孫永寶用」〈又16〉「其永用」〈又18〉「其子子孫孫永寶」〈又19〉「其萬年永寶」〈又20〉「作作乍厥子=孫=其永寶」〈又21〉「其萬年子=孫=永寶用」〈又22〉「子=孫=永寶用」〈又23〉「其永寶用」〈又24〉「子=孫=永寶用」〈又26〉「其萬年子=孫=永寶用」〈又27〉「永寶用」〈又30〉

「其永寶用饗」〈又34〉「弭弔乍作旅須盨其萬年永寶用」〈又52〉「瘨其萬年孫孫子子其永寶用享」〈又51〉「中仲𤞷父乜匕永寶用」〈又53〉「子子孫孫永寶用之」〈又56〉「子子孫孫永保用之」〈又57〉「子子孫孫永保用之」〈又61〉「永寶用之」〈又76〉「其萬年子子孫永寶用」〈又77〉「其子子孫=永寶用」〈又84〉「其子=孫=萬年永寶用」〈又85〉「其子=孫=萬年永寶用」〈又86〉「其子=孫=萬年永寶用」〈又93〉「洹其萬年永寶用」〈又94〉「子=孫=其永用之」〈又95〉「子=孫=永寶用之」〈又95甲〉「子子孫孫永寶用享」〈又96〉「子=孫=其永寶用享」〈又98〉「子子孫孫永寶用」〈又106〉「永保是从」〈又109〉「子孫永用享」〈又111〉「子子孫孫永用之」〈又113〉「鄭季其子、孫、永寶用」〈又116〉「子=孫=永寶用」〈又118〉「其子=孫=永寶用享」〈又119〉「其萬年永寶用」〈又120〉「其子=孫=永寶用」〈又133〉「

其萬年子孫永寶用」<又137>「其萬年子=孫=永用」<又139>「其萬
年子=孫=永寶用享」<又141>「其萬年子=孫=其永寶用」<又147>
其萬年子=孫=永寶用」<又148>「其萬年〔永〕寶」<又149>「其萬
年子=孫=永寶用」<又150>「琱生其萬年子=孫=永寶用高」
<又151>「永令命霝令冬終子=孫=永寶用」<又151>「永令命霝令冬
終子=孫=永寶用」<又159>「其萬年子=孫=其永寶用」<又165>「
其子子孫孫永寶戈」<又175>「子=孫=永寶用之」<又197>「易畀師
永毕田淪昜洛疆眾師俗父田」<又197>「永拜稽首對揚天子休命
<又197>「毕人師同付永毕田」<又197>「永其邁年孫=子=永其𡔷寶
用」<又197>「永用作朕文考乙公障盂」<又201>「爭其萬人永用」<又201>
「用匃眉壽永令」<又203>「子子孫孫永寶用之」<又204>「子子孫孫
永寶用之」<又212>「其萬年子=孫=永保用」<又213>「子=孫=永用

」〈又214〉「其萬年永寶用」〈又215〉「其萬年子=孫=永寶用」〈又220〉「
其萬年子=孫=永寶」〈又221〉「其萬年孫子=永寶」〈又222〉「白車

父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又223〉「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又224〉
「其永寶用」〈又225〉「子子孫其永寶」〈又228〉「妥其萬年子=孫=

永寶用享」（15上左鼓鐃）〈又276〉「子子孫孫永用之」〈又277〉「其
邁年子孫永寶用享」〈又278〉「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享」〈又279〉「

其邁年子子孫孫永寶用享」〈又282〉「𤔲作寶鼎子孫永用」〈又283〉「
衛其萬年子=孫=永寶用」〈又284〉「衛其萬年子=孫=永寶用

」〈又285〉「其子孫永寶用」〈又286〉「其永保保用亾彊疆」〈又287〉「子子
孫=孫永定保之」〈又290〉「囟永令命」〈又291〉「子子孫孫永保用之」

〈又295〉「其永寶用」〈又296〉「其子子孫孫永寶用享」〈又297〉「子子孫孫
永保用享」〈又298〉「用𤔲祈屯純魯永令命」〈又299〉「師臾其萬年永

寶用享」〈R300〉「即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R302〉「𠫑叔罪及伯
姬其易錫壽考多宗永令命」〈R302〉「𠫑叔伯姬其邁萬年子子孫
孫永寶」〈R303〉「子子孫孫永寶用之」〈R303〉「其眉壽萬年永保其
身」〈R304〉「用易錫眉壽永令」〈R304〉「子子孫孫永寶用」〈R305〉「其
萬年永寶用」〈R306〉「官車父乍寶壺永用享」〈R307〉「其萬年永寶
用」〈R309〉「永」〈R309〉「其萬年永寶用」〈R314〉「其永寶」〈R321〉「𤼈其
萬年子孫其永寶」〈R322〉「其萬年永寶」〈R325〉「𤼈其萬年永寶」
〈R326〉「𤼈其萬年永寶」〈R329〉「通彔永令命」〈R329〉「𤼈其萬年永寶
日鼓」〈R332〉「勵于永令」〈R332〉「永余寶」〈R333〉「用禣壽匄永令」
〈R333〉「勵于永令」〈R333〉「永余寶」〈R334〉「其子子孫孫永寶用」〈R335〉
「衛其子子孫孫永寶用」〈R336〉「衛其萬年永寶用」〈R339〉「衛其
萬年永寶用」〈R338〉「衛其衛萬年永寶用」〈R340〉「子子孫孫永寶

用〈又342〉ㄱ其子子孫孫永寶用ㄴ〈又343〉ㄱ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

高享ㄴ〈又344〉ㄱ其邁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高享ㄴ〈又345〉ㄱ其萬年子

孫永寶用ㄴ〈又346〉ㄱ其萬年子子孫孫永用高享孝ㄴ〈又347〉ㄱ其邁萬

年子子孫孫永寶用ㄴ〈又348〉ㄱ其子子孫孫永寶ㄴ〈又349〉ㄱ剌剌尚常

安永宕乃子豖心ㄴ〈又349〉ㄱ安永襲襲豖鼎ㄴ〈又349〉ㄱ其子子孫孫永

寶茲剌烈ㄴ〈又351〉ㄱ永襲襲卑厥身ㄴ〈又351〉ㄱ其子子孫孫永寶ㄴ〈又361〉

ㄱ弗敏父作孟姒□賸鼎其眉壽萬年永寶用ㄴ〈又362〉ㄱ駒父其萬

年永用多休ㄴ〈又364〉ㄱ子：孫：永寶用ㄴ〈又378〉ㄱ其萬年子：孫：

永寶ㄴ〈又380〉ㄱ其萬年永寶ㄴ〈又383〉ㄱ其萬年子：孫：永寶用ㄴ〈又398〉

ㄱ其萬年子：孫：永用ㄴ〈又399〉ㄱ其萬年子：孫：永寶用享ㄴ

〈又405〉ㄱ其萬年永寶用ㄴ〈又412〉ㄱ其萬年眉壽永寶用ㄴ〈又417〉ㄱ其萬年

子孫：永寶用ㄴ〈又418〉ㄱ其萬年子：孫永寶用ㄴ〈又454〉ㄱ其眉壽萬

年永保其身」<R4578>「子子孫孫永保用之」<R4478>「子孫永寶用壽

」<R4797>「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R4480>「子子孫孫永寶用」<R4481>「

其永寶用」<R4482>「其子子孫孫永寶用」<R4483>「永寶用」<R4484>「其

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R4489>「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R4493>「

其永時持用享」<R4499>「自萬年子孫永用之享」<R4506>「尚其萬年

子子孫孫永寶」<R4508>「子子孫孫永用」<R4511>「子子孫孫永壽用

之之」<R4514>「其萬年無疆子孫永寶用」<R4515>「其萬年子孫永寶用

口之」<R4516>「子孫永寶用止之」<R4517>「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高

享」<R4519>「其行寧子孫永年壽用之」<R4520>「子孫永寶是尚」<R4522>

子子孫孫永寶永享」<R4532>「子子孫孫永寶永享」<R4533>「子子其

永賸易」<R4540>「子子孫孫永寶」<R4540>「王臣其永寶用」<R4542>「子

子孫孫永寶用富」<R4543>「其子子孫孫永寶」<R4546>「其萬年世子

孫永寶之」<X624>「其萬年子〻孫〻永寶用」<X625>「自乍元鍛永

亯用之」<X632>「子〻孫〻永用之」<X633>「子〻孫〻永寶用」<X640>「

其子孫永寶用」<X652>「子〻孫〻其永用之」<X669>「永受其福」

<X699>「其萬年永寶用」<X712>「子〻孫〻永寶用」<X718>「子〻孫〻

永寶用」<X722>「其萬年永寶用」

羕 a

羕 羕

羕文焉〈0072〉

羕 讀為祥

中山王譽壺〈9286〉

張政烺曰：羕，疑是羕之異體，在此讀為祥。祥，善也。（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七頁「中山王譽壺及鼎銘考釋」）壺銘「不羕祥莫大焉」〈9286〉

「羕。僕其身」〈9216〉「子=孫=羕。僕用之」〈9286〉「不羕。祥莫大焉」〈9216〉

〈X664〉「羕。永用之」

1455 谷

谷 谷

㭊伯簋 谷 〈1362〉

谷 〈又248〉 啟卣

谷 〈又294〉 𣪘尊

〈又208〉 唯「王𩁹恭德谷裕天」

〈又209〉 「𠕋遷山谷至于上侯」

〈又294〉 「啟从王南征遷山谷」

「惠

a

[seal character] 冰 陳逆簋 冰月丁亥 <1296>

冰月見晏子春秋諫下第二

商承祚曰：冰月見晏子春秋內篇諫下第二「當臘冰月之間而寒」吳式芬謂冰月為十一月。（昭陽為令尹亦見秦策惠文君章陳軫曰今楚王明主也，而昭陽賢相也」）禮記月令又稱十一月為暢月，「仲冬之月……命之曰暢月」除冰月明白指出因十一月開始結冰，用以代名外，戍、稷、[illegible]、[illegible]胡宗達六個字中，从示的兩字，从口从酉从食从月的各一字。

（文物精華第三集四九頁鄂君啟節考，陳逆簋「冰月丁亥」）<1296>

a [glyph] 冬 說文古文从日作[glyph]

陳騂壺 冬戊辰〈0917〉

[glyph] 𤼈鐘 甲組〈2497〉

[glyph] 此簋

白川靜曰：亡冬即亡終，見于𢦏殷，終字下有重文，屬下句，用為副詞。終字用作副詞之例甚少。（金文通釋第十一輯六四三頁）

六〇、麥尊 林潔明譯

參閱卷十三一六〇〇號終字條。

加藤常賢曰：冬 [glyph]金文 [glyph]篆文 [glyph]古文

字形：此字向來之釋之不妥當，乃由於不能正確了解[glyph]之形之故也。此字乃廿字之倒逆，左右上下之別，於文字之音及義無差別也。廿字之音為職戎切，故在冬字之場合乃从仌（意符）夂聲（聲符）形聲字也。

字音：都宗切。夂表示此音，此音所表示之意義為凍。夂與東為

轉者也

字義。冰之凍為冬字之本義，古文無冰字而有日字，夏字之是春字之𣅋之日相同，乃冬日之意也，此為冬之正字。（漢字之起源 二〇頁 林潔明譯）

周法高曰：「古文字字形表四九八頁終字下收此簋，今據補。按此簋與此鼎同時出土，同銘者八器，見陝西博物館藏青銅器第一冊。此鼎同銘者三器，見同上。」

于省吾曰：「「冬」，古「終」字。《文選．吳都賦》：「藏埋於終古。」劉注：「終古猶永古也。」然則「終歲無疆」，猶言「永歲無疆」。上句言「永保用之」，「永」與「終」互文同義。」（古文字研究第四七頁「壽縣蔡侯墓銅器銘文考釋」蔡侯盤「冬歲無疆」）〈2923〉

〈又151〉「永令命霝令冬（終）子孫=永寶用」〈又279〉「用易𩰫眉壽黃耇霝冬（終）」〈又324〉「眉壽霝冬（終）」〈又332〉「褱受余爾𪓐福霝冬」〈又340〉

「晦畯臣天子需令冬△終」<9490><9491>「曾侯乙下時雨冬△終」<9496>「安

賓之冬△終」<2106>「攻敔仲冬△終戕之外孫」

雨 a

子雨已井〈0247〉

胤嗣𧊒蚉壺〈又288〉

朱德熙、裘錫圭曰「雨匣母字古音在陽部，永亦匣母字古音在陽部，魚陽二部陰陽對轉，故可通假。」（文物一九七九年第一期五一頁平山中山王墓銅器銘文的初步研究）胤嗣𧊒蚉壺「雨永祠先王」〈又288〉

張政烺曰雨，讀為雩。《說文》：「雩，夏祭樂於赤帝以祈甘雨也。」《禮記・月令》仲夏之月，「命有司為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據王讋是先王，一般臣庶本不得祭祀，而言「敬命新地」，其祭祀之規模又極大，此可作兩種推測，一、雩祭上帝配以王讋，二、將王讋編入百辟之中，而以後者為更有可能。（古文字研究第一輯二四四－二四五頁中山國胤嗣𧊒蚉壺釋

文「雨(雩)祠先王」<7288>

<7286>「雨△雩祠先王」

書 仲孳彝〈0665〉 盞駒尊〈2450〉

白川靜曰末句郭氏讀作用厥雷騅子曰

用厥合書疑是用乍厥雷之省雨蓋文均甚省略如地名上即略去于字雷當是器名是則所謂犧尊古人亦稱之為罍也最末二字一作騅子一作駱子蓋記所賜之駒一為騅馬之子一為駱馬之子詩魯頌駉傳蒼白雜毛曰騅又白馬黑鬣曰駱

雷字作雨下有由字及田田之形所謂鳥獸尊中無自記其器名者大概皆稱為彝祖甲罍金文編拓本寫作皿上申之形其左右上下配以田字形與此字結構相同可知所謂犧尊者在當時稱之為罍也（金文通釋第十九輯三三二頁一〇二盞駒尊附

唐蘭曰「方雷地名，國語晉語四「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唯青陽與夷鼓皆為己姓，青陽方雷氏之甥也，夷鼓彤魚氏之甥也」韋昭注「方雷西陵氏之姓，彤魚國名」把方雷和西陵混起來是錯的，方雷西陵都是氏，晉語下文說「四母之子別為十二姓」是說黃帝有四妻，漢書古今人表「方雷氏，黃帝妃，生玄囂，是為青陽」是其一，又「絫祖，黃帝妃，生昌意」是其二，又「彤魚氏，黃帝妃，生夷鼓」是其三，又「悔母，黃帝妃，生蒼林」是其四，大戴禮帝繫說「黃帝居軒轅之丘，娶于西陵氏，西陵氏之子謂之嫘祖，氏產青陽及昌意，青陽降居泜水，昌意降居若水」以為青陽昌意均嫘祖所生，韋昭就把方雷和嫘祖附會為一，所以有此錯誤，其實嫘祖自

是西陵氏女,所生昌意是西陵氏之甥,而為姬姓,和青陽為方雷氏之甥,是己姓,截然不同。(晉語下文「唯青陽與蒼林同於黃帝,故皆為姬姓」,也是錯的,此青陽應為昌意)方雷氏之地,過去沒有記載,當即穆天子傳卷五「東至于房」的房。郭璞注「房,房子,屬趙國,地有巏嵍山」,據青陽居泜水,說文「泜,水,在常(恒)山」,漢書地理志常(恒)山郡元氏縣泜(原誤沮)水首受中丘西山窮泉谷,東至堂陽入黃河(應作漳水,山海經北山經注可證)而說文又說「濟,水,出常(恒)山房子贊皇山,東入泜」,漢書地理志也說「房子,贊皇山,(石)濟水所出,東至廮陶入泜」,房子就是房,和泜水很接近。房方音近,應當就是方雷氏的地方。現在是河北省高邑縣一帶。那麼,昭王征方雷,應當和他的伐東夷是同時的事情。(古文字研究第二輯四〇一—四一一頁,論周昭王時代的青銅器銘刻)

上編二三師旂鼎「師旂眾僕不從王征于方雷」<6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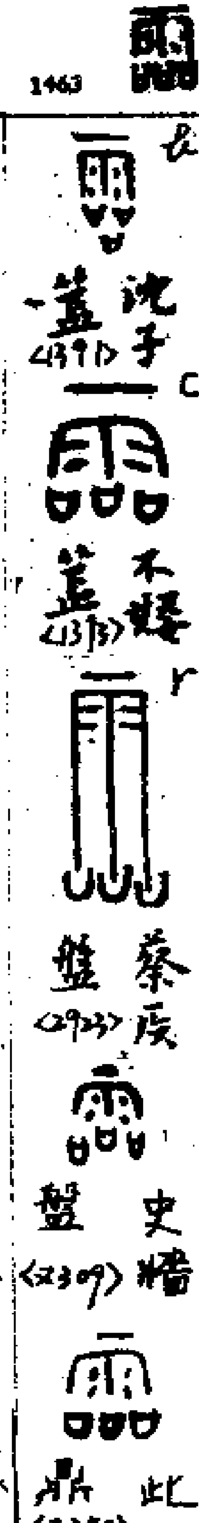
<2547>「周□?雷。」

<2548>「周□?雷。」

霰 或省作 霖
胤嗣彭蜜壺〈2288〉

張政烺曰「霖，从雨，散省声，霰字異體。《說文》「霰，稷雪也」，今言雪豆。字在此讀為潸。《說文》：「潸，涕流貌，从水，𢿱省声。《詩》曰：潸焉出涕。」《史記．扁倉傳》：「流涕長潸」，索隱：「潸，音山。長潸者謂長垂涕也」」《古文字研究第二四四頁中山國胤嗣彭蜜壺釋文「霖潸霖潸流霖涕」〈2288〉

〈2288〉「霖潸霖潸流霖涕」



加藤常賢曰：霝 契文 金文 篆文

零 霝 篆文

余取霝零為一字之說。說文霝，雨零也。零則作余雨也。然此種細加區別之解釋，从音方面考察造字之根本，則並不妥當。字形霝為象形字，零為形聲字，本為同義之字。霝字說文从雨，口口口象零之形，其說是也。契文字不从三口，而从二口，決非訓作驚嘑者也，乃象雨之水滴下降之形。

字音郎丁切，此音一如零之音所表示者，乃从天而降或來下之意所生者也。

字義雨之降下之意也。

零為形聲字，故从雨令聲，令之音乃來下之意，从來音而來與霝字相同（漢字之起源七二—七三頁　林潔明譯）

「于省吾曰：郭釋「頌」為「夏」，釋「託」為「割」，並說：「夏商由即指夏代商代而言。霝者空也。割殆韶之古字，假為超。意謂前代所無或史無前例。」按郭說由于釋文之誤，故不得其解。……「霝」字金文習見，典籍通作「靈」。《詩·定之方中》的「靈雨既零」，鄭箋：「靈，善也。」《廣雅·釋詁》：「靈，善也。」王氏《疏證》：「《多士》云，王靈承帝事。《多方》云，不克靈承于旅，皆謂善也。」（古文字研究第四六—四七頁「壽縣蔡侯墓銅器銘文考釋蔡侯盤霝頌」

託　適　〈2643〉

唐蘭曰「廣雅釋詁一「靈善也」（文物一九七八年第三期二四頁略論西周微史家族窖藏銅器群的重要意義史墻盤「才在數

微霝靈處〈又309〉

裘錫圭曰「在微靈處的靈處二字比較難解，尚書多方「惟我周王靈承于旅」，靈字置于動詞之前，用法與盤銘相近，尚書靈字舊多訓為善，靈處也許就是住得很好的意思（文物一九七八年第三期二八頁史墻盤銘解釋」才在微霝靈處〈又309〉

戴家祥曰「霝處似指高祖所居之神宮，大雅靈台毛傳謂神之精明者稱靈，漢書揚雄傳麗哉神聖，處于玄宮，釋名釋姿容處，居也（師大校刊一九七八年第七三頁墻盤銘文通釋」在微霝處〈又309〉」

李學勤曰「霝，廣雅釋詁三「令也」，靈令均訓為善，在微霝處意為很好地居處在微國」（考古學報一九七八年第二期一五四頁

論史墻盤及其意義「才散靈處」〈2349〉

趙誠曰「靈即寧，音近而通。」靈與寧古無通用之例，但是靈是來母青韻，寧○因等字為泥母青韻。鬧以因等字在古代來母和泥母有通用的現象，如良為來母，从良得聲的娘在古代娘母和泥母古音歸泥，尼為娘母，从尼得聲的泥，昵為泥母，而从尼得聲的昵為來母，昵字甲骨文作[illegible]（[illegible]三、二一二），正是從尼得聲為來母，从尼得聲的字有如[illegible]一音和泥母從今得聲之珍為泥母，珍和診乃為來母，从今得聲之診為泥母，[illegible]有尼處切一讀，[illegible]母讀為泥母，[illegible]為來母。現代方言中也不分的情況不甲見也多少可以證明這點，靈與寧是可能通用的，當然也可以按照與籍常例講靈為寧。寧處即如地名，甲骨文中對開有作更獻地寧處者，[illegible]點寧處該是沒有動靜或問和寧處，[illegible]但不如寧處明確，甲骨

卜辭有「自不歷」「自亡眈寧」（前二、一五、三；五、二一八、三）（粹一二〇一；二〇六）之語，「師不寧」即師寧，是說軍隊沒有驚動，亦即寧處，引申有不動兵戈，按兵不動之意，說明這位高祖早在文王時代就已暗地歸周，所以生前「在微靈處」（古文字研究第五輯一八一—一九頁墻盤銘

文補釋〈2309〉

〈X309〉「才在數徵靈△靈處」〈X329〉「眉壽靈△冬終」〈X332〉「惠受余爾龖

福靈△冬」〈X340〉「毗畯臣天子靈△令冬終」〈2349〉「用易𩰫眉壽黃

耇靈△冬終」

雩 a 雩 經典作雩
盂鼎 雩殷正百辟 (0676)

雩 b (0178) 禹鼎

𩂣 (2492) 曾侯乙甬鐘

雩 史牆盤 (2309)

雩 中山王嚳鼎 (2257)

白川靜曰：在本銘中用霸、雩、于三字。霸字用於句首，霸若連言雩，用於有關井侯之部分；于則用於有關麥之部分，似為有意分別使用者也。（金文通釋第十一輯六四二頁六〇麥尊，林潔明譯）（97）

周法高曰：說文卷十一下雨部：「雩，夏祭樂于赤帝，以祈甘雨也。从雨于聲。𩂣，或从羽。雩，羽舞也。」羽俱切。金文多用為發語詞。曾侯乙甬鐘用為五音之羽。古文字類編四八三頁𩂣字下收曾侯乙鐘，並云「雩，說文別體作𩂣」，今據補。古文字字形表四四二頁雩𩂣字下收牆盤、中山王鼎、曾侯乙編鐘，今據補。

〈又287〉「吳人并雩越」〈又287〉「雩越人𢿌修斆教備悠」〈又309〉「雩越武

王既戈斲殷」〈又331〉「雩武王既戈殷」〈又498〉「曾侯乙乍時雩宮」

〈又494〉「割肄之雩」〈又490〉「黃鐘之雩角」〈又494〉「膚音之韻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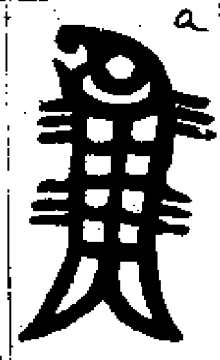
⿱雨天 說文所無

[銘文] 盂簋 (220)　[銘文] 白公父簠

周法高曰：古文字字形表四四二頁需字下收盂簋及白公父簠，今據補。按郭氏長安縣張家坡銅器群銘文彙釋（考古學報一九六二年第一期）云：「無⿱雨天當是東國一頭目。古者許國之許作無，或從邑，可見許國當時亦曾參加東國之叛亂。⿱雨天字從雨從大，字不識，或是⿱雨亞（五入切）之古字，大雨也。又或疑為需，然亦僅在疑似之間。」字形表與或說同。郭氏隸定作⿱雨天，白川靜隸定作⿱雨天（金文通釋第十五輯三〇頁）。

〈220〉「朕文考眔（暨）毛公遣仲征無⿱雨天。」

a



魚 象形

凤 魚彝 <o164>

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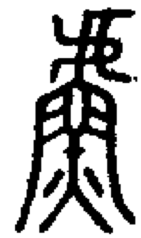
毛公彝 <o180>

<X6>「大魚」<X64>「朕皇考叔旅魚父寶簋降多福無」<o370>「魚

父癸」<X460>「魚、」<X6767>「魚父癸」



a 盧 父丁觶 <0417>



α 齊鎛保盧兄弟 <0162>



中山王嚳壺 <X286>

張政烺曰：盧，从虍，魚聲，金文中常見，讀為吾。（古文字研究第二一七頁）

<X286> 中山王嚳壺及鼎銘考釋 壺銘「猶將與盧吾君並立於世」

<X81> 「工盧攴大子姑發腎反」



鯀，鯀 述林 <0414>



史墻盤 <X309>

唐蘭曰「鯀字象用繩索繫大魚，此从又象用手牽，說文从魚系聲，古當讀如鯤，轉聲如滾，剛鯀當讀如綱，系與綱、維同。廣雅釋詁二「維，系也」。莊子天運「孰維綱是」。史記淮陰侯傳「秦之綱絕而維弛」，和綱紀義略同。詩棫樸「綱紀四方」」（文物一九七八年第三期二三頁略論西周微史家族窖藏銅器群的重要意義，史墻盤「ㄓ左右穀綏會剛綱鯀（係）」）<X309>

戴家祥曰「周書謚法解「猛以剛果曰威，彊毅果敢曰剛」，剛鯀疑即剛果，聲同字通。史記周本紀「成王少，周初定天下，周公恐諸侯畔周，公乃攝行政當國」。周書皇門解「惟正月庚午，周公格左閎門會群臣」。左右綏會剛果殆即周公及其與會者（師大校刊

一九七八年第六七頁墻盤銘文通釋」左右毅綬會禮剛鯀果」

〈2309〉徐中舒曰「鯀爲禹父，有崇伯鯀之名。楚辭離騷「鯀婞直以亡身兮」。婞直，梗直也。婞、梗古耕韵字，鯀、梗又見紐雙聲，鯀以梗直著名。故人即稱之爲鯀。左右綬會剛鯀，言成王左右各級大臣皆有剛強梗直之風」。（考古學報一九七八年第二期一四一頁西周墻盤銘文箋釋」十左右毅會剛鯀」〈2309〉

裘錫圭曰「鯀還鼎鯀字作𩵦。金文編五九一頁 此加又，象以手用系釣魚。詩小雅采綠「之子于釣，言綸之繩」，鄭箋「綸，釣繳也」。即釣竿上用來釣魚的生絲繩。鯀、綸古音同部，綸在韻書中有古頑一切，透露出它們的聲母在古代也是相同的。鯀應即訓釣繳的綸

的初文。甲骨卜辭中屢見地名㪤（乙一九一一二，前五·四·五，京津三五五等）過去誤釋為漁，據盤銘可定為鯀字。甲骨卜辭的地名鯀當即少康所居的綸。（左傳哀公元年）在今河南虞城縣東南。（文物一九七八年第三期三一頁史墻盤銘解釋）（左右穀鍛 糙 剛鯀 鯀）〈2309〉

李學勤曰：「鯀」卜辭作執竿釣魚形，本銘只是把象釣絲的一筆用糸表示，並不是从鯀的字。說文䲨字或體作鯀，所以這裡鯀讀為御，剛御也就是強御。左傳國語都有「軍帥強御」的話，意思近于威武。（考古學報一九七八年第二期一五一頁論史墻盤及其意義）（右穀鍛剛鯀）〈2309〉

周法高曰：「諸家釋史墻盤「剛鯀」下之字為「鯀」是也。李學勤釋「鯀」，古文字類編二一五頁從之，非是。

陳世輝曰「緞鏝」一詞不詳，剛讀山岡的岡，散氏盤銘文中「剛」字兩見，一處說「卅剛」，一處說「陵剛」，剛都要讀作岡，和本銘一樣，鯀讀作隰，說文「隰，大阜也」，玉篇「隰，山也」，岡隰用來形容周召二公的高大，詩小雅天保說「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山如阜，如岡如陵」，用山阜陵岡用來作比喻和盤銘是一樣的。（考古一九八〇年第五期四三三頁牆盤銘文解說「左右穀緞鏝剛鯀」）<X309>

<X309> 「4 左右穀（緞）鏝（會）剛（綢）鯀」



鰥 父辛卣 <1726>



毛公鼎 <0680>

白川靜曰說文「鰥魚也」从魚眔聲而眔徒合切故李陽冰曰當从𦊔省……

字於毛公鼎已有鰥寡之語自古已用其義或為字之初義也」眔非聲符謂為𦊔省聲然亦無特別可以為其省聲之理由眔（四下）說文曰「目相及也」从目从隶省然乃涕之初文流涕淚之象也」既以眔非聲符則字當是會意假借義證舉矜鰥通用之例以為鰥寡之字為矜之假借然其例作鰥者甚古金文中所見者當以之為本字也」字亦見于父辛卣（三代一三・四六）眔下有魚裹衣字於衣中藏眔追懷故人鰥字為藏眔于魚之形鰥寡之寡示廟中憂愁之人之狀示寡婦也」鰥為指老夫之語此或在古代有

老夫哭其妻之古禮以之而生之字也歐魚被認為是女性之象徵詳見聞一多之說魚聞氏於其篇末指出在未開化之社會中亦以魚為性之象徵又有以之為媒神而信仰之之俗然詩篇中之結婚之詩之釣魚之興又見于谷風等離婦之詩之笱梁之句等蓋為據中國之古俗者也鰥字不能以形聲解之若以為可以會意解之則其字形除了以魚為女性之象徵外別無其他解釋之方法見于離婦之詩之毋逝我梁毋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等定型性之表現其意義尚有不明之處然可視為表示婦與魚之關係者也說文新義卷一一下二三

七〇一二三七一頁林潔明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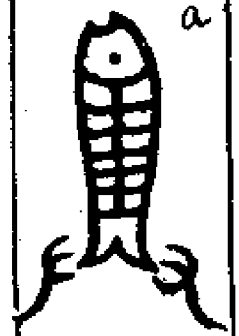
a

鮮鮮父鼎<2402> 鮮 蚉壺<9288> 亂嗣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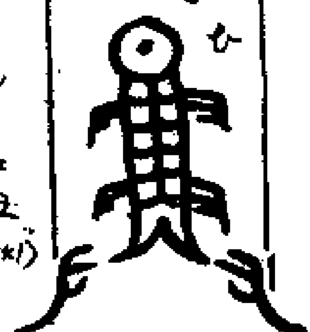
張政烺曰「薨，从艸，薨声，讀為槁，《周禮》作薨。《周禮·庖人》：「掌共六畜、六獸、六禽，辨其名物。凡其死生鮮薨之物，以共王之膳」。鄭衆注：「鮮，謂生肉。薨，謂乾肉。」（古文字研究第二四三頁中山國亂嗣舒蚉壺釋文「以取鮮薹（槁）」<228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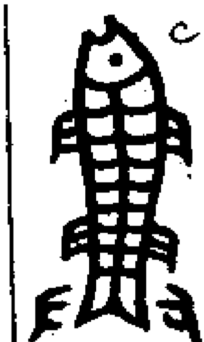
參卷六亖稾字條朱德熙裘錫圭說

<見[illegible]>「以取鮮薹槁」



漁 从魚从廾以手捕魚也 簋文〈0830〉





卣文〈2450〉



遹簋 乎漁于大池 从廾〈1349〉



從弓 漁白簋〈文xx1〉



楚王孫漁戈〈x69〉

石志廉曰漁乃漁之繁體字。春秋晚期吳楚之戰中的楚司馬子魚可能就是此戈的主人，戈銘所稱楚王孫正是他早年的用物（文物一九六三年第三期四六頁楚王孫漁銅戈）〈x69〉

周法高曰古文字字形表四四五頁漁字下收漁白簋，按此字從弓。左傳隱公五年「春，公矢魚于棠」（此春秋經文，公、穀「矢」皆作「觀」）陳槃春秋公矢魚于棠說（史語所集刊第七本第二分一七五—一九七頁）論矢魚之為射魚，然則從弓從魚之字得為漁字，亦猶漁從水舟又魚之為漁字也

因從字形表列⿰弓漁⿰弓魚於漁字下。

<X69>「楚王孫⿱魚又△漁之用」<X2441>「⿰弓漁△自作旅用鼎毀」<X2442>「⿰弓魚△自作

自為鼎毀」<X2446>「⿰弓漁△自匄井姬用盂鑑」<X2447>「⿰弓魚△白自為用甗[illegible]

a 龍

龍母尊 <2046>

于省吾曰「甲骨文借龍為寵，寵乃後起的分別字。周器遲父鐘的「不顯龍光」，應讀作「丕顯寵光」。詩蓼蕭「為龍為光」的毛傳，和詩酌「我龍受之」的鄭箋，并訓龍為寵。」(甲骨文字釋林卷中第二一八頁釋「鼎龍」)

<3622> 「四年相邦呂工寺工龍承」

龕

a b

龕 眉壽鐘 <0036>

史牆盤 <2309>

唐蘭曰：龕从龍今聲，說文誤作合聲，唐本不誤。年無彊編鐘說「龕事厥辟君王」，讀如欽，欽以金聲，金今音同。爾雅釋詁：「欽，敬也。」文物一九七八·三·四十二頁略論西周微史家族窖藏銅器群的重要意義「龕事厥辟」<2309>

裘錫圭曰：龕即今龕字，當讀為堪，這句話也見于眉壽鐘（三代一·四）意思是在服事君王方面能夠勝任。（文物一九七八年第三期二一頁史牆盤銘解釋「龕事厥辟」<2309>

徐中舒曰：龕从今聲，當讀為戡，說文以戡為商書西伯戡黎之戡，戡與堪同，仕也。今聲甚聲之字古侵韵，故得相通。「龕事厥辟」

亦見眉壽鐘言能勝任事君之事。(考古學報一九七八年第二
期一四七頁西周墻盤銘文箋釋「龕吏事厥辟」)(以例)
戴家祥曰：第一字當釋寵。眉壽鐘「□年無疆，寵事朕辟皇王」，文
例正同。國語、楚語「寵神其祖，以取威于民」，韋昭注「寵，尊也」。說文
「寵，从宀从龍」，考金文从宀之字間或寫作入形，鄀公釗鐘「用樂
嘉賓」，賓作今，沈兒鐘「以樂嘉賓」，賓作㝨，是其例也。大鼎「王呼膳
夫召大，以厥友入捍」，入作宀，毛公鼎「今余隹先王命」，今作宀，
則又似从宀，是宀入易混，又一証也。說文「寵，从童省聲，从肉」，汈
其鐘「用天子寵」，寵作[illegible]，曾伯从寵鼎，寵作[illegible]，仲𩆟父甗「𩆟作
㲋龍字，上象其首，下象其身，乃象形，非形聲。唐蘭釋龕為龕，讀
如欽，訓敬也。徐中舒、裘錫圭、李學勤謂即今龕字，訓堪也，均不
明从入即从宀之變。「寵事厥辟」謂尊事其君，猶左傳昭公元年

「國之大臣、榮其寵祿、任其大節、有菑禍興而無改焉」（師大校刊一九七八年第八二頁墻盤銘文通釋「寵事舝辟」）〈又309〉

李學勤曰「逸周書祭公「用克龕紹成康之業、以將大命」朱右曾集訓校釋「龕、與堪同」龕事厥辟、意即堪事其君。書文侯之命「用會紹乃辟」會字係龕字之誤（考古學報一九七八年第二期一五六頁論史墻盤及其意義「龕事舝辟」）〈又309〉

周法高曰「唐蘭引「無疆編鐘「龕事厥辟君王」即眉壽鐘「君當作皇」唐蘭誤引、容庚以「皇王」屬下句「眉壽永寶」讀、戴家祥讀龕為寵、非是、當从諸家釋龕」

〈又309〉「龕（欽）事氏（厥）辟」





a

翼 不从飛，篆文作翼 孟鼎 異字重見 <0676>



讀為翼 中山王譽壺 <X286>

張政烺曰：「翼，疑讀為翼。」又按：翼下疑脫重文號，翼翼是重言形況字，《毛詩·大雅·常武》：「緜緜翼翼」，傳：「翼翼，敬也」。（古文字研究第二一頁「中山王譽壺及鼎銘考釋」）壺銘「祗祗翼翼，卲告後嗣」<X286>

<X286> 「祗祗翼=，卲告後嗣」



非 毛公鼎 〈0680〉



中山王嚳壺 〈X286〉



班簋 「班非敢覓」〈大6〉

〈X288〉「寡人非之」

〈X287〉「非信與忠」